

## 百姓记事 编织幸福生活

◆ 李开振

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那些年代,手工编织技术在农村极为流行,很多家用物品都与编织密不可分,例如厨房里的锅盖、篋子,床上的垫子、凉席,收拾粮食用的簸箕、筛子,等等。而在我的亲人中,熟捻编织的也不胜枚举。

奶奶编织的高粱秆锅盖结实耐用。也许现在用的锅盖多为金属的,花样繁多,应有尽有,可在过去,高粱秆锅盖是厨房的标配。秋收时节,要提前准备高粱秆,若要做大一点的,就选稍微粗的高粱秆;若做小的,就选细点的。奶奶把削下的高粱秆精心地保管起来,晾晒到水分将尽,就可编织了。奶奶戴好顶针,备好大针,选好粗线,将高粱秆一根一根地缝上去。从第一针开始,奶奶顺着中心的“十”字上下交替加高高粱秆,自内向外走线,逐渐形成一个半个包围的方形,最后再绘成一个大圆圈,就算固定结实了。然后,根据使用情况裁边,可裁成方形、圆形、多边形等。为了方便打开,还要在锅盖上面做一个提手,这样就做好了。奶奶编织的锅盖结实耐用,人见人夸,颇受欢迎,还可以拿到街上去卖。除此之外,奶奶还能用亭亭玉立的麦秸秆或结实柔嫩的玉米苞叶,编成一个个软凳子,它们大多圆柱形,直径20~30厘米,高10~15厘米,端坐在上面软绵绵的。记忆中奶奶从不闲着,不是编这就是编那,即便耄耋之年还要劳动,只是眼睛不好使了,就让我纫针,我也是乐此不疲。

父亲编织的麦秸秆垫子柔软舒适。父亲先是把一个门板卸下来,然后用两个长凳支起来,两边都用结实的大绳勒紧。然后,用砖头缠好麻线,两个系在一起,均匀地搭在门板的两边。一般来说,四组八个砖头的绳坠子就够了。我时常给父亲打下手,均匀地递麦秸秆,帮父亲做点杂活。父亲搭一层麦秸秆,就将绳坠子从门板上面对换过来并用手拉紧点再放下来。一般从一头单数绳坠子编起,再搭第二道麦秸秆时,就交换双数的绳坠子。这样反复操作,一直编到合适的长度为止。天气晴朗时,要忙地里的农活,所以父亲一般阴雨天才会在家织,织好之后,待太阳出来,还要好好晒晒,才能当垫子用。此外,父亲还会用长长的高粱秆编成笊,用来晾晒庄稼,还能用地头长的那种长长的糗子编成箩筐或其他东西,用来盛放物品。

舅舅编织的竹筛让人爱不释手。舅舅编织的时候,先戴上一个长围裙,再在自己腿上铺一块厚厚的粗布,便开始精彩的表演了。编织竹筛的工序通常有锯竹、划竹、编底、制筛框、编筛框、铺筛底、缠筛子、剪边、搭圈等。正式编织前,舅舅先锯竹再划片:锯竹时,两脚将锯立夹住,上下滑动;划竹时,把竹子用刀划开,一划为二,弄平弄细。锯竹、划竹完成,再经过起底、编帮和收边,就算是大功告成了。我常想,那些粗细均匀的竹片仿佛都是听话的孩子,舅舅想怎么编织,都是轻松自如。舅舅表演的舞台十分大,可在自家院子里,也可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。每次编织时,舅舅都得点起一支烟,做到胸有成竹了,才敢下手,所以舅舅像在编织一件件艺术品,也像是在编织人们的幸福生活。用的时候,通常将粮食倒进筛子,左右手交替旋转,瞬间就可以过滤尘土或是石子的外皮。筛子有正用,也移作他用,秋天用筛子截鱼,冬天用筛子捉鸟。舅舅除了编织竹筛,还会编织竹簸箕、竹筐、竹篓、竹筐……而这些编织品,都是如此精巧,让人爱不释手。每到逢集,舅舅都会去我家所在的街道赶集,边编边卖,生意异常火爆。赶上舅舅哪天要是不来,买东西的人一准能找到我家。

这些年,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,这些编织技术被我们渐渐淡忘,甚至束之高阁了。然而,在一些偏远的地方,依然有人在传承父辈留下的这些遗产。我想,我们应该把它们捡起来,因为它不仅是美好的回忆,还是古老的文化。

## 灯下漫笔

闻一多是著名诗人、民主斗士。很少有人知道,他还是一位篆刻大家。

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,当时物价暴涨,货币贬值,一家人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。为了全家不挨饿,闻一多把仅有的一件皮大衣送去寄卖行,又把从北平带来的几部古籍卖给学校图书馆,换钱买米。他在家书中无奈地写道:“书籍衣物变卖殆尽,时常在断炊中度日……”

目睹闻一多的窘迫生活,朋友们都怂恿他“治印”补贴家用。闻一多早年赴美留学时主攻美术,回国后研究甲骨文、金文与文字训诂,擅长楷隶、小篆书体。闻一多思虑再三,觉得从事篆刻既可依靠自己的劳动增加收入,又不失风雅,便欣然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,开始挂牌治印。他对夫人高真说:“我有一双手,别的劳动不会,刻图章的力气还是有的!”

西南联大教授浦江清听说此事后,特意撰文,介绍闻一多的金石润例。校长梅贻琦联络冯友兰、朱自清、潘光旦、蒋梦麟、杨振声、沈从文等11位教授在润例上署名。



太行风韵(国画) 潘大江

## 人与自然

## 静看夏日行云

◆ 张志峰

云的世界,在一年四季里各有特色。但要看云之奇观,当数夏之行云。

夏日的云诡谲多变,于无穷变化之中,呈现出各种美姿美态。

朝霞之云最美,且蕴含着瑞气。俗话说:“朝霞示雨,晚霞示晴。”朝霞过后,或有甘霖。红日日出,但朝霞不常现。当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时候,那些聚集在东方天际的乌黑色的含有大量凝结着水蒸气的积雨云,在阳光的照射下,折射出极其耀眼的通红的光。这红光伴随着日出,由暗红变为大红。黑色的云变成了绚丽无比的彩霞。这霞光的透射力极强,须臾间,便把高山、平原、森林、河流以及整个大地染成了红彤彤的世界。这鲜红的彩霞十分明媚,令人兴奋,催人上进。那些披着彩霞匆匆出行的人们,怀揣着希望和憧憬走进了新的一天。

最优雅闲适的是夏日里在晴朗的天空中悠悠徐行的白云。万里晴空,从远处飘来白云些许,有单片独行的,也有相约而来的,其形若棉、若娟、若鱼鳞、若布幔。它们来也安然,去也安然,去留随意,飘然若仙。这白云的洒脱和飘逸,简直让人嫉妒。不过,这悠闲的白云也可疗疾。当你莫名其妙地心生烦躁或郁郁不舒时,看看天看看云,便会有所释

然,久久望着天空,足以悦己而忘情。当你疲惫于世事的喧嚣和纷争,仰望一下蓝天和白云,可以让身心得到片刻的宁静,自得一种超然于物外的舒心和愉悦。只要保持一颗平常的心,不为名利所累,不为欲望所误,非孜孜求名而不止,非汲汲求利而不息,名不枉取,利不苟得,进退不虑,宠辱不惊,也不失为一种雅处,又何羨白云之悠闲哉!面对一片孤云,有人看到的是悠闲和自在,有人看到的是孤独和寂寞。其实,这是睹物思情的心理感受。若与白云互做伴,你看着我,我看看你,哪里还有孤独?若与白云互为友,你把心思说说,我把心思说说,哪里还有寂寞?心静不寂,守心不孤。即使白云飞去,目之所及,总有能和你心引起共鸣的景物。李白的《独坐敬亭山》云:“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,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。”白云虽去兮,敬亭山依然在,虽寂不寂,虽孤不孤。

夏日里的云,不只有悠闲和祥和,还有恐怖和狰狞。晴朗的天,突然从西北方向刮来了弥漫着黄沙的狂风。俗话说,风是雨头,这狂风卷着像山头一样的黑黑色的云块,夹着划破长空的闪电和震耳欲聋的雷鸣声,带着如注的暴雨,一路翻滚着“哗哗啦啦”地呼啸而来,好像要把大地摧毁似的。这凶狂狂暴的阵势,令

## 荐书架

## 《在黄昏起飞》:对消失乡村的怀念

◆ 文景

苞芽中卷绕的新叶、帝国大厦上方飞过的猛禽、昏飞聚集的黑毛蚁、吃完发酵浆果后醉醒的小鸟、从林中安静长出的蘑菇……一双能与飞鸟对视的双眼,带我们看到这个从来不只属于人类的世界。拜访擅长救助鸟燕幼雏的鸟类保育者、在泰晤士河上清点天鹅、参与与地外生命的探索考察……在第六次大灭绝的过程中,这个曾经想变成苍鹰、隐入自然的作者,身体力行地记录为地球多样性做出贡献的种种努力。

在《在黄昏起飞》中,海伦·麦克唐纳汇集了她最喜爱的文章,以及新的文章,主题包括对消失的乡村的怀

念、养殖鸵鸟的磨难以及她自己试图入睡时的私人晚祷。在沉思囚禁和自由、移民和飞行的概念时,海伦邀请我们进入她最亲密的体验:从帝国大厦观察鸟燕迁徙通过光之敬意,在匈牙利观看数以万计的鹤,在萨福克的白杨林中寻找最后的金莺。她以清晰的笔触写下了野猪、雨燕、采蘑菇、偏头痛、鸟巢的奇特之处,以及我们在观察野生动物时发现的意外指导和安慰。作为本世纪最重要和最有洞察力的自然作家之一,《在黄昏起飞》是一本关于观察、迷恋、时间、记忆、爱和失去,以及我们如何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的迷人而重要的书。

## 聊斋闲品

## 心有二用

◆ 陈鲁民

古往今来,先贤大哲都一直教育我们说要“心无二用”,这自然是极有道理的。干事业要心无旁骛,做工作要聚精会神,夫妻过日子要一心一意,只有这样,才能心系一处,全神贯注,在外边把事业干成功,扬名立万;回家里当模范丈夫、贤妻良母。

但凡事都有例外,有些人、有些事、有些时候、有些地方,心有二用者也能干得挺好,干出名堂,干成美谈。康熙帝接班后,就在御书房里写了三件大事:削藩、河务、漕运。他这可是一心三用啊,难度都很大,但不干又不行。到底是一代英主,气势恢宏,魄力惊人,他不仅这三件事干得都很漂亮,并行不悖,相得益彰,还捎带手除了权臣鳌拜。

梁启超平生两大爱好:一是读书,二是打牌。自诩“惟有读书才能忘记打牌,惟有打牌才能忘记读书”。他的一心二用也用得很有心得:读书之多之博,冠盖一时;牌技之精之高,风头无二。顺便还写了千万字之多的政论文章,培养了一门三院士。

周瑜一边“小乔初嫁了”,缠绵悱恻,一边指挥若定,“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”;关羽一边夜读《春秋》,秉烛达旦,一边过五关斩六将,势不可挡;谢安一边落子如飞,棋盘对弈,一边指挥大军,横扫敌顽;王阳明一边研习心学,格物致知,一边平叛剿匪,摧枯拉朽……史上这种心有二用之事,举不胜举,皆成美谈。至于文化全能冠军苏轼,诗、词、赋、书、画、禅,样样都是大师,都是高峰,那就不是二心二用,而是一心多用,用即开花结果,用即大放异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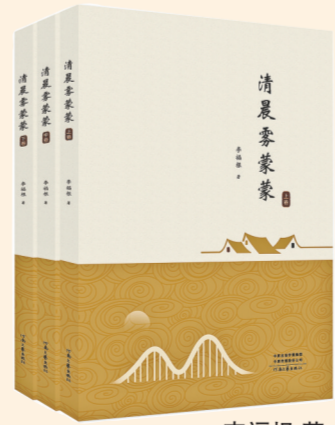
就是普通人物,贩夫走卒,心有二用者也比比皆是。常见街头小贩,一边称重打包,一边计算价格,既快又准,有条不紊。旧时,许多人家厅堂里的对联:“耕读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。”耕田可以事稼穡,丰五谷,养家糊口,以立性命;读书可以知诗书,达礼义,修身养性。也是一心二用,两不误。

体育比赛有铁人三项,一是游泳,二是赛艇,三是骑车,性质完全不同,忽而水里,忽而路上,忽而车行,堪称典型的心有三用,但高手却能轻松胜任。有些京剧演员既能演文戏又能演武戏,既能唱昆曲又能唱“皮黄乱弹”,就被叫作“文武昆乱不挡”。我有一个作家朋友,一手写小说,一手写散文。写长篇小说平均三年一本,散文是两年一结集,花开两枝,两不误,令人羡慕。

毋庸讳言,世间也有些人、有些事是不宜一心二用的。譬如皇上那几个不务正业,一心多用的梨园皇帝,诗歌皇帝,木匠皇帝,书法皇帝,或被赶得东奔西跑,或成了阶下囚,都干得很糟糕。做官与发财也不能左右逢源,做官理政,服务人民,造福桑梓,夙夜匪懈,殚精竭虑尚难以成其事,若又动了发财的心思,这官肯定干不好。谈恋爱也不能脚踏两只船,“左牵黄,右擎苍”结果可能两头落空。结婚成家了,更要一心一意过日子,互相忠诚,不能吃着碗里看着锅里,“家中红旗不倒,外边彩旗飘飘”。

当然,一个人能不能一心多用要量力而行,从实际出发。如果自己确有本事,文武双全,智勇兼备,那就不妨大显身手,“上马击狂胡,下马草军书”“目送归鸿,手挥五弦”,多做些一石二鸟、一举两得、一花两果,两手抓两手硬的美事。大家都会为你点赞、叫好,历史也会给你记下浓重一笔。就像苏东坡,天赋异禀,干啥啥行,心宽八极,神驰九荒,就连做个红烧肉,也是天下第一。

## 连载



李福根 著

拴柱看着马桂花忙里忙外的身影,常常暗自思忖:俺算对了个能干的媳妇。有时他也会拉住桂花粗糙的手,放进自己长满厚茧的大手里抚摸着,桂花总会娇嗔地瞪他一眼:“又没正经了吧。”夫妻俩起五更搭黄昏,秋天割完稻,撒上千亩多田的花草,春天割了嫩花草下锅一煮,搅拌两瓢稻糠,一天的猪鸡饲料全有了。农历四月中旬割了花草晒干后一粉碎,一年的猪鸡饲料大部分得以解决。养猪和鸡屁股的进项,加上自身干木工活的积蓄,硬是凑凑合合盖起了七间房。这两年孩子上学花钱多了,夫妻俩依旧守着这条持家路。拴柱到学校问过老师,两个孩子的学习在班里都是前几名。他满心希望孩子们都能考上大学,不再像父辈那样背着太阳,月亮过日子。

刘拴柱推开虚掩着的大门,小儿子占河从偏房门露出脑袋,小声说:“爸,你回啦,俺妈已经睡下了。”“学你的习吧。”拴柱向占河摆摆手。这孩子正读初中二年级,他不想上灵泉河高中,一心要像占峰那样考县城的高中。真是难为这孩子了,每天天不亮起床,吃小早饭骑上自行车往学校赶,回到家小屋的灯一亮就是半夜。

拴柱看占河轻轻关上屋门,他站在院子里,下意识地看着一眼正房西屋的窗户,这间屋是大儿子占峰住的,窗户黑洞洞的一片,不到星期天,房间里怎么会有灯光呢。

拴柱一头钻进了木工房。房中正放着一个条案,摆放着刨、钻、凿子、墨斗等木工家伙,四周堆放着大小木料和几件成型、不成型的木制品。案子的一侧摆起老高的桐木板,这是拴柱按桶的尺寸下好的箍桶料,专门用在夜里用刨子刨光滑。夜里发出的声音响动大,自打跟着大贵老汉学手艺,老人便教他更深夜静时只能干些打线、刨平之类的话。拴柱一手抓起木板放在专用的大板凳上固定稳,一手拿起刨子在木板上来回刨动。

条案上的桐木板刨平后一块块放到地上。木工房的门被推开了,占河轻声说:“爸,我睡了,你也早点睡吧。”“不影响你睡觉吧?”刘拴柱直起腰,看着儿子问。

“我早就习惯了。”占河做了个鬼脸,闪身关上屋门。

地上刨好的木板不断增高,全神贯注的拴柱忘了时间。恍惚间,刘拴柱隐约听到“汪汪”的狗叫。不对,

咋会是黑黑的叫声?

“谁?谁啊……”憨声憨气的声音划破夜空。他太熟悉这喊声了,一种不祥的预感占据了拴柱的大脑,拴柱来不及多想,大喊一声:“桂花,快起来!”提起一把锋利的斧头快步冲出大门。

养鸡场内,大黑的叫声惊醒了大贵老人。“呜——呜——”大黑的声音警觉而低沉,接着一声声狂吠不止。刘大贵打开房门拉亮院子里的电灯。看到大贵老汉,大黑昂首冲院外大叫两声,又低头向一个圆圆的东西“呜呜”不止。

刘大贵走过去一看,原来是“麻醉弹”,是专为麻醉狗做的。这个圆东西外面涂着一层猪油,硬壳内是麻醉药调拌的碎肉,狗一旦吃了它,便瘫倒在地任人摆布。前年冬天,二黑也是吃了这东西成了偷狗人碗里的肉。大黑也咬开了硬壳,还没有来得及吞吃被闻声追来的大贵老汉救了一条命。眼下看着那要命的圆东西,大黑“呜呜”的声音里仍带着几分恐惧。

“咋啦?拴柱。”刘大贵惊慌地睁大眼睛。

“雾太大,没注意跑掉塘里了。”

“快进屋脱衣裳钻被窝里。”刘大贵看着浑身哆嗦的儿子,急忙把他拉

进屋内。

马桂花、刘柳叶也赶来了。见丈夫那狼狽样,她心疼地嘟囔道:“大活人掉塘里,咋没淹死你呢。”说着,她急忙回家取衣服、鞋子。哥哥为鸡场遭了罪,柳叶愧疚得不知说什么好,慌着刷锅熬姜汤。

天蒙蒙亮,刘大贵左手牵着那头健壮的水牛,右肩上扛着犁,来到湾子西头紧靠大堰的责任田。

这一亩八分田简直和他的命运息息相关。新中国成立前,这田就是他一家五口人的命根子。1947年大旱,田里的秧苗眼看着快要旱死了,地主的家丁霸占着大堰不准车水,父亲找那些家丁说理,家丁们蜂拥而上砸了那车。

眼看着秧苗成了干草,悲愤交加的父亲从此一病不起。田里绝收,七分旱地的收成也只有三成。这年冬天,父亲含恨离开了人世。母亲为省下一口萝卜、白菜留给小孙儿,全靠野菜、稻糠充饥。饥寒交迫又染上靠病,母亲和大贵两岁的二儿子相继咽下最后一口气。稻糠、野菜救了那年轻的刘大贵夫妇和拴柱,他们硬是挺了下来。

尽管那是隔朝隔代的,事在刘

大贵看来,农民要是离开了土地,就像是塘里的鱼跳到地上——等死。

大贵老汉把犁扎进田里,套好牛,一抖缰绳,那水牛“哐哐”两声,四蹄向后一蹬,两条前腿稳稳地一步步向前迈动。犁铧犁开了沉睡一冬的沃土,泥土带着草根、腐尸的气味弥漫开来,刘大贵张大嘴巴,尽情地吸了两口气。

雾,白茫茫一片。田地、水塘、大堰好似包裹在云雾里,看不出本来面目。村庄隐在雾帐中,朦朦胧胧。

水牛不紧不慢地走着回头路,犁铧来来回回犁出翻飞的土地。过去一个人在田里干活,刘大贵总想些眼前和今后的光景。或许因为老了,他时下老爱念旧,过去多少年的事儿也会从脑子里翻出来抖一抖。第一次和柳林的父亲柳世明相遇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……

那是20多年前的1967年?就是的。也是这个季节,下午上工前,生产队长本来派刘大贵犁湾子后面一块大田,他执意让队长改派湾子这块田。从初级社到人民公社,土地的所有权虽然不断变更,刘大贵始终对这块田一向情深,只要到这块田里干活,心里舒坦,人也精神。后来实行

土地承包责任制,刘大贵宁肯少要二亩地,也要坚持换回这块田。

心里一高兴,刘大贵吃完午饭没等吹哨子上工便早早牵着牛来到田头。两个多月天旱无雨,田干了,干得如同龟背样呈现道道裂缝。去年秋割完稻留下的稻茬,虽经一个冬季严寒的摧残,仍在灰不咧咧地站立着。

田种成这样,能指望有个好收成吗?

不灌水浸泡,板结的土地是下不了犁的。刘大贵想着车水灌田,双脚已经向大堰走去。有个人坐在大堰埂上,垂着头,向倦着身子。那人穿着黑布衣服黑布鞋,上衣的下面分明露着衣兜的一角。走近了,那人依然耷拉着脑袋。

“喂,你咋啦?”刘大贵停下脚步,看着那人说:“堰埂上风大,那个地方坐吧。”

那人抬起头,五十左右年纪,瘦长脸上胡子拉碴。他看着刘大贵,又前后左右扫了一眼,确认身边只有一人,强笑着说:“老弟,这地方叫什么名字?离灵泉茶场远吗?”

“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?你要去灵泉茶场,还是灵泉河茶场?”